

## 平山五月荔枝红

■ 梁月

一场大雨过后,夏天便从春天成长起来。初夏的风,漫过街巷,漫过山野,带来夏天独有的清甜。这份清甜,来自高州平山镇库区的白糖罂荔枝。

17日一早,高州作协采风团乘着湿润凉爽的晨风,从高州城一路快马赶赴平山镇,参加平山镇政府举办的“长安的荔枝·高州来”荔枝品牌推介会之徒步活动。我们到达起点平山镇仁耀村村委会军田村时,现场已人头攒动,人们迎着朝阳,笑容洋溢,契合着这次徒步活动“激情省运,活‘荔’平山”的主题。从山上吹下来的风,带着荔枝清新的气息,为远道而来的客人送上阵阵清凉,消解暑气。

平山是一个山环水绕的镇,山清水秀,绿色生态得天独厚,“水养山,山育果”,立体生态闭环。库区沉积土壤富含矿物质,昼夜温差大,非常有利于糖分积累,极其适合种植荔枝。核心优势品种白糖罂比周边的同类品种早熟大约一个星期。平山镇现在正是“荔枝齐点连天火,烧红斜阳十倍红”的荔红时节,放眼望去,漫山遍野都是醉人的红绿交织的画卷。

最美的风景在路上,荔枝飘红的碧道,更是美得秀色可餐,令人垂涎四溢。平山的荔枝一定喝过仙人的杨枝甘露,易种易养果甜。山坡、田头、屋角,果苗随便一种,三五年便亭亭如盖,红荔满枝,伸手可摘,随便一颗入口,细腻的清甜便是终生的认定。5.5公里的徒步路线,走村绕山,荔枝穿行,红荔夹道,是一条美不胜收的田园诗画长廊。藏

在绿叶中的红,挣脱束缚飘上枝头的红,成群结队的红,如星如钻如云霞,赏心悦目。路边写有“生态荔乡,和美平山”“激情省运,活‘荔’平山”等宣传标语的彩旗飘飘,让道路再添一抹亮色。

队伍缓缓向前,人们边走边赏景,边走边拍照留影。想必等一骑红尘,望断天涯路苦盼荔枝的杨贵妃也羡慕我们吧。红彤彤的一串串荔枝,抛出最媚的眼,吸引行人目光,引得惊叹连连——哇,这棵荔枝好浓;哇,那棵荔枝好红。又大又红的荔枝好似要爆浆而出,满足人们蠢蠢欲动的味蕾。一路上,尽管娇艳欲滴的荔枝使尽浑身解数甜蜜地勾引,人们只动腿不动手,每一粒荔枝都完好无缺挂在枝头。这份自律和素质,配得起荔枝肉莹如雪润泽心田的品质。

徒步的终点是泮水塘荔枝岭山顶,这里新建成生态荔枝公园,白糖罂品牌推介活动在这里举行。活动现场嘉宾云集,客商、电商达人及媒体朋友纷至沓来。除荔枝外,平山镇本地其它特色农产品分区有序陈列展销。各展区提供试吃,路上勾出的馋虫,在这里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。最想尝的还是那一口荔,在荔枝展销区,主打展销优品白糖罂,妃子笑、桂花香左右伴随。这些刚从树上摘下来的荔枝,全身透着新鲜的柔光。白糖罂肉厚核小,清甜多汁;妃子笑果大肉厚,甜中带微酸;桂花香,顾名思义,带有桂花的香味。每一种一口下去必爆汁,舌齿生香。

推介活动果品评比环节引人注目,现场当众评出今年

白糖罂单果王、甜度王和荔枝王,将活动推向高潮的是食荔枝比赛。

说到食荔枝,先想到苏轼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,一介书生,吃荔枝用啖,还日啖三百颗,想想就焦急和狼狈,与现场的食荔枝比赛肯定有得一拼。主席台摆开擂台,几组人同时上阵,比赛令一下,平时的斯文哥文静女张开嘴巴,手忙脚乱剥啊吞啊,一不小心吐出的核没有啮干净肉,不作数,又白吃一颗,看着别组争分夺秒,只能重来快马加鞭,让他的队友变成十八只吊桶,观众爽啊,那个热烈和热闹,任你的想象驰骋了。

尚未完善的荔枝标志观光大亭,高高耸立在生态荔枝

公园的山顶上。大亭顶端,由一颗颗逼真的荔枝组成造型,在白云蓝天下分外鲜艳。站在观景亭平台向下观望,一览众山小,周围风景尽收眼底。亭下,连绵的山脉百里长,“小火把”点燃百里山,荔枝产业大镇名不虚传。

“长安的荔枝·高州来”,高州的荔枝最早声名鹊起的是根子,近三十年来,平山急起直追,又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优势,现在已不分伯仲。平山镇,荔枝产业规模化,已被评为“广东省荔枝专业镇”,踏着时代的强音,跟随年轻的步伐,从单纯种植转向“种植+电商+文旅”全产业链模式,平山的荔枝和荔枝文化将走向更高更广阔的舞台。



红荔飘香 萱禾摄

## 新居檐下燕

■ 高维忠

我居住的是一幢三层小楼。当初买这房子,就是看中了二楼朝南的大阳台。从阳台上望出去,绿草如茵,天空蔚蓝。看着大阳台的屋檐下,心里总觉得少了点什么,又说不上来。

春天来了。

那天我下班回来,走到楼下,忽然听见一阵熟悉的啾啾声。抬头一看,两只燕子正绕着我的阳台飞来飞去。它们衔着泥,在阳台顶板与墙壁的夹角处试着垒窝。我站在下面看了许久,不敢动,生怕惊扰了它们。

后来我才发现,那阳台墙角有一截空调管道留下的洞口,不大不小,正好能容得下一个燕窝的底座。燕子们显然是看中了这块“风水宝地”——挡风,遮雨,又离人家的烟火气近。

我忽然有些紧张。这是城市,不是从前的旧居。邻居会嫌燕子吵吗?物业会拿竹竿来捅吗?我心里七上八下的,可又什么都不能说。只是每天回来,都要仰头看一看那窝,看它

一天一天大起来,圆起来。

这窝垒得比旧居的慢。旧居的燕子,用的是田埂上的湿泥,掺着稻草,一上午就能垒起好高。这里的燕子,却要飞到很远的地方去找泥——也许是哪个公园的湖边,也许是哪处工地旁的水洼。城市不比乡下,泥巴不好找了。我看它们一趟一趟飞出去又飞回来,衔着一点点泥,有时还是干的,垒上去又掉下来,便再飞一趟,再衔一回。

可它们到底还是把窝垒成了。

没过多久,窝里便有了细细嫩嫩的啾啾声。我搬了把椅子,坐在阳台角落里悄悄地看着。窝里探出几个黄黄的小嘴,张得大大的,挤作一团。燕妈妈飞出去,捉了虫子回来,送进其中一张嘴里,然后又飞走了。一趟,一趟……

我想起母亲说过,燕子来筑窝,是吉祥的兆头。小时候不懂得什么是吉祥,只觉得好看。如今在这钢筋水泥的城市里,在这千篇一律的楼房间里,忽

然有了这么一窝小小的、热闹的生命,我才明白,吉祥或许不是别的,就是这屋檐下的烟火气,这寻常日子里的一份活生生的欢喜。

有一天,隔壁的邻居在楼道里碰见我,问:“你家阳台上,是不是有燕子做窝了?”我心里咯噔一下,正要解释什么,邻居却笑了,说:“真好,我小时候在老家,屋檐下也有燕子。好多年没见过了。”她顿了顿,又说:“你跟物业说一声,让他们打扫的时候别碰那个窝。”

我点点头,心里忽然暖了一下。

那天晚上,我又听见啾啾声,细细的,嫩嫩的,在城市的夜空下,在万家灯火之间。我站在阳台上看着那窝,忽然觉得,旧居和新家,乡下和城市,原来也没有那么远的距离。有些东西,是跟着燕子一起飞来的——那衔泥筑巢的勤勉,那哺育幼雏的慈爱,还有那藏在屋檐下的、小小的、暖融融的欢喜。

如今,小燕子已经会飞

了。它们在阳台上方盘旋,剪刀似的尾巴在阳光下闪着光。我仰头看它们,它们也歪着脑袋看我,像是在问:你是谁呀?

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我只是想起旧居的炊烟,想起母亲在灶间忙碌的身影,想起那只被我放在小盒子里的、再也醒不过来的小燕子。我突然感觉心里一直被撕扯着的什么东西,像是被这新的啾啾声慢慢修补着,一点一点地,愈合起来。

我忽然明白,燕子年年都会来,年年都会走。它们记得路,记得屋檐,记得那些愿意为它们仰头张望的人。旧居虽然不在了,可燕子还在;梁木虽然拆了,可屋檐还在。它们从乡村飞到城市,把春天带来,把吉祥带来,也把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、牵扯着过去与现在的东西,一并带来了。

明年春天,它们还会回来吗?我不知道。可我已经从阳台的角落里,悄悄留了一盏灯。不为别的,只为它们飞过城市的上空时,能看见这个屋檐,能记得,这里还有一个窝……

## 抽象(外三首)

■ 叶进雄

一根直线能延伸到无穷无尽  
凸凹令人产生许多的遐思  
迷糊世界最小  
装的是自己  
清醒的时候也不一定从容  
人是从水上或猿演变而来  
是先有鸡蛋或先有鸡  
自由落体、苹果定律  
母亲和媳妇同时掉落河里  
先救母亲或是先救媳妇  
正与反没有答案  
印象派与野兽派  
乐此不疲掀翻世界  
哥德巴赫猜想  
令无数人费解  
质子、中子、粒子、原子、量子  
二维世界  
也许有三维、四维  
别折磨思维、浪费脑汁  
顺其自然

## 家

能遮风挡雨  
能避暑纳凉  
困了往里靠靠  
渴了有粗茶一杯  
饿了有淡饭一碗  
人生别太多祈求  
走在田间小路上  
携一缕清风  
牵手彼此  
踏着春的脚步  
在夏日里迸发炽热  
去收获秋实  
把堆积成的冬韵  
用那份厚重  
在月影星辉的夜晚  
呢喃那份温馨、  
波涛那份挚爱  
在睡眼惺忪潺潺声中  
奏响一曲曲生命乐章  
这就是家

## 人生

赤条条来  
那一声长啼  
把朦胧甩入童真  
踉跄中走完过家家  
稀疏的胡子  
已把心海汇入大潮  
激情把清风煮沸  
理想把岁月燃烧  
沿途一道道风景  
一个个逗点  
一排排惊叹号  
那是不悔的归途

## 意义

美与丑  
静止与流动  
在相对中碰撞  
站在夏至制高点  
谁能看透大地  
揣在怀里的热度  
风铃响起  
在惊叹中搜寻  
候鸟抖落的羽毛  
总有一柄被禁锢  
那划过天际的彗星  
虽然是惊鸿一瞥  
但那是生亮点  
不为物喜、不为己悲  
这是最好诠释